

步玲珑 / 著



JIANGSHAN
RUJIN

[下]

江山如錦

万里江山 / 千般荣华
百年浮世 / 但求一人心

最情迷殇的
乐府恋歌

没有记忆时
她是朝凤乐府中宴客的司花
却贪心想捞最美的月亮

拥有记忆时
她站在庙堂之上与他不相识
一舞江山如锦
换不回他一个熟悉的眼神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014035196

1247.57
3285
V2

步玲珑 著



JIANGSHAN
RUJIN

[下]

★ 藏书 ★
图书馆

江山如锦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北航

C1715404

[247.57]
3285
V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如锦 / 步玲珑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08-2591-0

I. ①江… II. ①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886号

江山如锦

作 者	步玲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36
字 数	605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91-0
定 价	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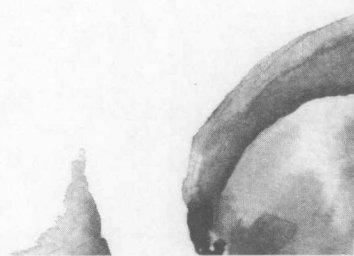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山如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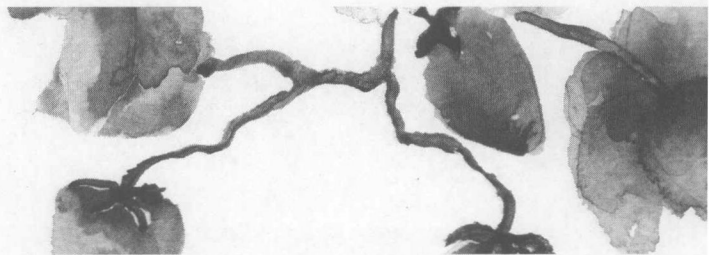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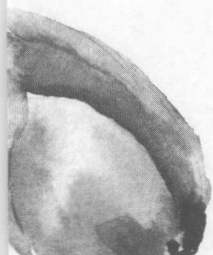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153	139	119	101	087	071	051	035	001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来使	婚约	如妃	真假	将归	入局	宫廷	往昔	祭舞



277	269	253	243	227	211	197	183	169
番外	第十七章 定局	第十六章 胜负	第十五章 棋局	第十四章 爱恨	第十三章 旧仇	第十二章 帝危	第十一章 真相	第十章 试探





【第二章】

祭舞

谢棋发现船甲板上还有其他人的时候，已经是半盏茶的工夫后，所有丢人的举止都已经被瞧得清清楚楚，又使她这张伤痕累累的脸烧了起来。

船甲板的角落里有一方小小的案台，案旁坐着一个锦衣之人，居然是许久不见的贤王楚暮归。

“小谢姑娘，久违了。”楚暮归执扇抱拳，眼角含笑，“昨日是暮归处事不妥，在金度城里偶遇莫兄急于叙旧，居然忘了派人在原地等候小谢姑娘，还望小谢姑娘海涵。”

原来，他就是那个“故人”。谢棋脸上发烫，多少话卡在喉咙说不出来，到最后只能冲着楚暮归干笑：“好……好久不见啊……”

半个时辰后，尴尬已经蔓延到了船舱内。楚暮归在船舱里备下了一桌宴席，款待已经半个月不曾好好吃上一顿饭的他们，可是看着这一桌的山珍海味，谢棋却怎么都提不起兴致享用。一想到他把刚才她又哭又笑、莫名其妙的发疯通通看了去……如果可能的话她想重新跳到水里去。

楚暮归静静听完了谢棋结结巴巴解释的前因后果，扇儿轻摇，他说：“金度城里有个首富姓金，是这湖中岛的主人，至于冒充朝凤乐府的乐使之……暮归还真未曾见过。既然小谢姑娘想要彻查，暮归倒可以当一次客主。”

“客主？”

楚暮归脸上一红，拘谨地笑了：“暮归的母亲是金度城人，暮归年少时候也曾偷偷出宫玩耍，最常逛的就是这金度城，故而算是半个主人。”

“王爷也能偷跑出宫？王爷不是……”谢棋诧异地把视线移向楚暮归的腿，他不是双腿不便吗？人家皇子可以偷偷溜出宫，他这又是轮椅又是侍卫的怎么偷偷出宫？

“小谢，不得无礼。”莫云庭冷声呵斥。

谢棋被莫云庭的目光吓得缩了缩脖子，却听见楚暮归更加轻的声音。他说：“无碍的，想必小谢姑娘是无心之言。”

“那……”

楚暮归的脸红到了耳根，轻声细语：“暮归并非生来腿有疾，儿时也有肆意玩闹的时候。”

“哦。”

托了楚暮归温柔性子的福，谢棋坐在船舱里一点一滴地把尴尬忘记，到最后她只记得楚暮归稍稍多讲几句话就会通红的脸。楚暮归真的是一个非常容易脸红的人，逗逗就红，急了也红……一个爱脸红不善言辞的温驯王爷，皇家很罕见的品种呀，难怪皇帝会放任他安安分分地坐在王爷的位置上。

小七的伤势并不严重，只是失血过多伤了元气，留在楚暮归的船上是最好的养伤办法。所以去金度城里教训那个冒牌乐使的任务就落在了谢棋的身上。她本来以为那个乐使会很难找，结果在金度城里胡乱逛了一圈，真就找到了一间叫“朝凤乐府”的……青楼。

她站在门口汗涔涔地往里面探脑袋，脂粉味儿立刻扑鼻而来，无数个莺莺燕燕在里面来回走动，有人弹琴有人唱曲儿，每一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身绫罗绸缎，却也每一个都透着狐媚相。面对此情此景，她唯有感慨：还好莫云庭没有跟着来！不然他非得砸了这冒名顶替的“朝凤乐府”不可……

她还在观望的时候，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摇曳着腰肢到了她身边娇声道：“哎呀，这位小姐是来应征司舞司乐的吗？”

“是啊。”谢棋点头。

女人顿时笑得脂粉都要往下掉：“司舞还是司乐？你戴了面罩啊，底下模样如何？要不，先跳一段给我看看？”

莺莺燕燕娇笑无数……谢棋决定忍，忍着路过的人露骨的眼神，在她面前简单跳了几步《绿腰》的舞步。片刻后，女人的眼睛亮了，连连点头：“资质倒是不错。”

谢棋被浓烈的脂粉香味呛得喘不过气来，强忍着咳嗽问她：“你们这里真的是朝凤乐府吗？那个燕晗的第一乐府朝凤乐府？”

女人凤眼一挑：“那是当然了！小姐以为朝凤乐府的牌匾是想挂就能挂的吗？你看看我们这烫金的牌匾，那可是陛下亲自写的呢！小姐不信就罢了，我朝凤乐府声名在外，不缺上门的司舞司乐！”

女人一番话说得极快，谢棋听得晕晕乎乎的，只听见女人最后一句：“姑娘到底有没有心学舞？”

“有。”

女人马上笑靥如花：“来，姑娘请进。”

谢棋一路跟着女人，绕过无数个房间，终于到了一间安静的屋子里。片刻之后，一个三十多岁的胖男人掀开帘子进了屋子里，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一遍，又慢慢踱步绕着她转了好几圈，终于开口道：“资质不错，小姐若是留在我朝凤乐府，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位列入宫的司舞之列。”

谢棋憋着笑强装正经：“真的吗？”

胖男人慢条斯理，脸上的肥肉抖了抖，挺着肚子笑：“当然。不过在那之前小姐先得交一笔‘入府费’，以预付我朝凤乐府栽培你的花销。当然也有些好姑娘家境并不富足，这笔入府费嘛，可以先在我们初级乐府赚，不出半年，小姐定然可以入朝凤乐府。”

他的身上处处泛着油光，果然是一副脑满肠肥的模样。谢棋从他的话里听明白了两件事情，要么现在立刻交一笔钱让你入朝凤乐府；要么在楼下青楼接客半年，照样能入朝凤乐府……他们这个冒牌的朝凤乐府从头到尾就是在干拐卖姑娘和骗人钱财的事。这样的人渣少一个就是燕晗的福气啊。

探明白了，其实她只要借口考虑考虑，回去把这件事告诉莫云庭就可。她也这么做了，只是临出门的时候那个胖男人百般劝阻，她一时心痒问了一句：“那你谁呢？”

不问则已，一问那胖男人竟得意地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下巴，昂首挺胸道：“告诉你也无妨，在下乃是燕晗第一舞师，姓尹，单名槐字。”

谢棋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这个脑满肠肥的“尹槐”最终下场凄惨，冒牌的朝凤乐府被楚暮归一声令下抄了个干干净净，而这个冒牌的尹槐却被留了下来，既没有入狱也没有驱逐出金都城流放到边疆，因为宫里的真尹槐决定亲自见见这个胆敢冒名顶替他的家伙。

谢棋不能想象，若是尹槐发现“尹槐”长这副模样会是怎么个反应。依照他惯用的手段应该是让他生不如死吧？

押解去边疆前夕，冒牌尹槐哆哆嗦嗦地问了一句话：“小姐是何方神圣？”

谢棋难得好心地回答：“朝凤乐府的司舞。”

冒牌尹槐顿时颤抖得像筛子一样，大气都不敢喘——谢棋心里一直有个问题疑惑不解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去问。一个区区朝凤乐府司舞就能把他吓成这副模样，这样胆小如鼠的人怎么能够降伏会武又有胆色的红朱？就算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贸然拦截西昭的“贡品”吧。这个冒牌朝凤乐府让一行西昭舞姬无功而返，让红朱想要报仇而数年不成，它的头儿真的是眼前这个哆嗦得比筛子还厉害的冒牌尹槐吗？

事情进展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可她却抓不住那一闪而过的思绪。她在镣铐扣上准备起程之前拦下了冒牌尹槐，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两年前，是不是你派人阻拦西昭司舞找朝凤乐府？”

冒牌尹槐已经上了囚车离开好长一段距离，听到她的话，他却骤然回头狂笑出声，没有答复。

冒牌朝凤乐府被一举端了，金度城里却没有一丝欢庆的气氛。那时谢棋正和楚暮归、莫云庭赏月归来，偌大一个城池晚上居然没有人走动，明明时候尚早，空旷的街道上却没有一个活人。明明之前这儿还是个夜市，怎么偏偏这几日却一下子清静下来了呢？现在天下太平，没有战祸也没有瘟疫，这样的清静着实让人费解。

第二日天明时分，街上终于有了陆陆续续的行人。谢棋在客栈的厅堂里听见了一个传闻——南华城八千厉鬼夜出索命！这几日百姓们都在口口相传这件事情，城里人心惶惶，每一个人都夜不能寐。

南华城是什么情况？所有人都知道，二十年前南华城里几千精兵连同一城的无辜百姓，被一场大火活活烧死。死于皇家的纷争，该有多少人心有不甘命丧黄泉？传闻说二十年来，城里的冤魂都已经凝结了鬼气，夜夜啼哭不止，更有人说，在晚上见到了红衣狰狞的队伍在街头游荡，见到生人就活剥啃噬……

谢棋听了想笑，和说书人抬杠：“可是前几年怎么没事？那群鬼还要挑黄道吉日吗？”

说书人瞪眼道：“黄口小儿休得胡言！南华厉鬼有八千，十多年前被张天师封住了城池，可是几日之前那封印却不知道被什么人破了！南华厉鬼这才成群结队出城，可怜的金度城和南华相邻……”

他说得煞有介事，谢棋憋着笑瞥了一眼同桌的“南华厉鬼”之一：他的眼里已经冒出了火苗，直直瞪着那个说书人，一副随时要冲上去咬人的模样。

她摸摸鼻子贴上去低声调侃：“小七，做厉鬼的感觉怎么样？”

小七狠狠回瞪了一眼，闷不作声地往自己口中塞了一筷子菜用力咀嚼。

谢棋凑上去：“喂，小七啊……”

“小谢。”莫云庭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调侃，“食不言。”

谢棋灰溜溜地缩回脑袋，却听到楚暮归温煦的声音：“也不知是何处传来的消息，这几日已经人心惶惶，听说不仅是金度城，周边的好几个城池都已经民心不安，日落空街巷。莫大人怎么看？”

莫云庭淡道：“鬼神之说不可信。”

楚暮归笑了：“并非人人都如莫大人一般学识渊博。人心惶惶终究不利国之根基……听说陛下已经决定在太子寿宴之上祈神祭天，安抚南华亡灵。鬼神之说……不信则无，信则有。莫大人莫要见笑，暮归以为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南华城的事也许真有几分别蹊跷。”

莫云庭道：“祭天多半祭人心。”

“国之根基，人心足以。”楚暮归笑着转了话锋，“小谢姑娘如何看？”

谢棋正在戳一条鱼，那鱼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品种，居然长得个头极大而且皮硬得如同树皮一样。突然被楚暮归温存的声音点到名字，她的手一颤，鱼头应声和身子一分为二。她抬头看了一眼楚暮归，又看了一眼同样在等她答复的莫云庭，想了想道：“食不言。”

一瞬间，莫云庭的脸色泛了红，想必是气的。

谢棋也在犯迷糊，敢情他这个“食不言”只是对她一个人起作用？

“现在可以讲。”莫云庭挤出一句话。

谢棋犹豫片刻，夹起鱼肉放到小七的碗里，讲了第一句话：“小七，吃鱼。”他已经盯着这条鱼很久了，却一直不敢动筷子，想来是因为有莫云庭和楚暮归在桌上的关系，她只能替他切了这鱼送到他碗里。

谢棋缩回脑袋不吭声。他们在讲的国家大事她可没什么兴趣，什么国之栋梁什么人心民心的，她只想知道，这一次皇帝要在太子寿宴上加祭祀，是不是意味着她不必跳舞了？

事实证明老天爷并没有把多余的恩宠给她，就在第二日，金度城里的谣言更甚。这一次已经不止一个人看见了南华百鬼夜行——金度城里已经开始死人，死的并不是寻常百姓，而是二十年前曾经位及骠骑将军，现在已经告老还乡的李常李将军。李府上下一片狼藉，上到家主下到奴仆无一幸免，而且通通死状奇惨，明明没有一丝火星，他们的身上却都有烈火烧过一样的痕迹……人人都在传闻，是二十年前的命债到了了结的时候了，因为当朝者不仁贪官横行故而厉鬼来索命了。

第三日，死的是二十年前颇为有名的衡府的少爷。他前一天晚上还流连在青楼别馆风流无限，第二日清晨时分却被同床的艺妓发现已经七窍流血而亡。传闻中，他的身上还留下了刀刺的痕迹，上书四字：父债子偿。衡家少爷的老父早已亡故，老父身前的身份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当年金戈铁马的皇家亲兵的御用军医。

一道圣旨在第三天传到了莫云庭的手里：速回都城！

莫云庭要回都城，谢棋自然是得跟着回去的，可眼下却有个大麻烦：小七怎么办？

谢棋小心地和莫云庭商量：“他能跟我们入宫吗？”

“除非你想让他一辈子待在宫里当宫人。”

“可是他还那么小而且……” 还不会讲话。

几番纠结，楚暮归解了围：“小谢姑娘若是信得过暮归，可以让小七给暮归当个侍从。”

贤王是个好王爷，这年头难得有王爷能温和成这样，谢棋自然是笑开了眼，拉着小七的手叮嘱：“小七啊，以后好好跟着贤王，等我一年后出宫再来找你哦。”

小七眼圈泛红，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乖，跟着贤王，早日成为一个男子汉。”

谢棋跟着莫云庭入宫门的时候回过头，看见的是小七站在风里目送着她的模

样。她笑着朝他挥挥手说再见保重，可是他小小的身子却一动不动如同雕像。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少年的小七。那个倔强的少年穿着他从南华城里带出来死活不肯换下的破旧衣服，北风吹得衣服上的口子随风翻动。

很久以后她再见他时已经全然找不到一丁点儿年少时的熟稔，唯一一双眼依旧透着倔强的神色，带来一丝丝旧时的回忆。

那时候，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一个叫小七的南华城“厉鬼”，他已经叫作谢七。

入了宫门谢棋就不得不戴上面罩，可这面罩也只戴了不到半个时辰。一入如月宫里，她就被宣到了如妃寝宫，并被要求摘下面罩。

如妃笑语嫣然：“小谢，让姐姐看看你的脸现在如何？”

谢棋唯有尴尬地笑：“锦丝草的药粉我没有用。”

如妃是铁了心想把她的脸面打理好，出宫之前因为怕她中断了敷药，特地让御医把锦丝草晒干了磨成粉末，分成无数个小纸包让她带在身上。可是到了南华城后，她就已经把锦丝草药粉通通给了更需要它们的南华城里的百姓。停药好多天，就算真的有效果也该恢复原状了吧。

面罩被如妃以不大雅观的姿势摘下，她看到如妃的神情有一瞬间的停滞，然后是渐渐升上脸庞的惊诧。如妃的神情让她慌张起来，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却被一阵剧痛刺得慌忙松开了手：“怎、怎么了？”

怎么会那么痛？她的脸上都是陈年旧伤啊，往日不管她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掐都不会再疼的伤口，怎么会一碰就刀割一样地疼？该不会是又裂了新伤口，伤上加伤丑上加丑了吧？

如妃的神色似乎有些凝重，她没有回答她的疑问，只是招呼宫婢上前交代了一句话：“请御医，快。”

一盏茶的工夫后，御医已经仔仔细细地把谢棋的脸看了一遍，又低头翻开了针包。谢棋在他掏出针之前已经连连退后，一头撞在了茶几上。

“韩御医，小谢如何？”

韩御医摸摸胡子，一脸踟蹰：“小谢姑娘这阵子有没有用什么药？”

“没有。”

如妃一手抓住了谢棋的手腕，把她推到了御医面前道：“怎么样？韩御医你

说话可不许绕弯子。”

韩御医沉吟片刻才缓缓地道：“若不是老臣见过小谢姑娘的伤口之前的模样，断然不会相信小谢姑娘的伤口是旧伤。伤口鲜亮，有些地方还透着血丝……想来是秘药锦丝草的药性发作了，或者是小谢姑娘新用了什么奇方，让伤口重新活了过来。”

“韩御医你的意思是小谢的伤口能够治好？”

“照现在的模样看来，能。不出半年，小谢姑娘脸上的伤口就会痊愈。”

“痊愈？”

谢棋细细地斟酌着这两个字，心里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自从醒过来以后，她就一直是伴随着这张丑陋不堪令人见了就害怕的脸，她从来没敢奢望有一天脸上的这些疤痕会消失不见，更加不敢奢望她能变得和普通人一样。

明明之前用了那么久的锦丝草都丝毫不见作用，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样呢？

韩御医临走前留下了一句话，他说：“老臣数十年潜心研究药草，可以肯定锦丝草是疗伤的好药，不过它却只是对鲜活的伤口有奇效。对于陈年旧伤，它的作用根本不到一成，如果老臣猜得没错的话，锦丝草医治旧伤还需要一味药引。小谢姑娘这一趟出宫也许是误打误撞碰到了药引，故而积聚在面部表层的药性开始突然发作，伤口一如数年前的模样……”

药引，她用过什么药引呢？

夜晚躺在床上时候，谢棋还被这个问题紧紧纠缠着。她这一路虽然惊险，却没有真正地伤筋动骨。如果非要说什么药引……那个蜇她的小虫子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尚雅庄里那一瓶莫名其妙灌进她喉咙里的药。

他们是想让她恢复容貌？

她作为一枚棋子，是他们又打了什么主意想重新使用吗？

托了之前送锦丝草的特权还在的福，她出入莫云庭的住处并没有多大阻碍。夜还未深，她重新穿戴好衣服去了外宫，她想把一切都告诉莫云庭，向他求助。如果可以，她想彻彻底底地和尚雅庄做个了结，从今往后她就只是司舞谢棋。

出人意料的是，外宫莫云庭的住处今天居然没有人把守，谢棋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进了他的住处。昏暗的灯笼光芒下，莫云庭的身影不出意外地出现在她的视

野里的时候，她心上一片颤动。她想上前，却忽然发现他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人。

那是当朝的皇帝。

皇帝和莫云庭深夜细谈还屏退了所有侍卫，这架势可不小。谢棋就算缺了一份细腻心思也不敢贸然向前，可是如果现在立刻折返，一会儿内宫的门就要关了，她今晚注定不能把尚雅宫的事情告诉莫云庭……她决定等，等皇帝和莫云庭谈好了正事，等皇帝离开。

傻站着当然是最愚蠢的行为。谢棋想了想，在院子里找了一处枝叶繁茂的树丛，凭着自己身材瘦小钻进了叶丛中，安稳地看着莫云庭和皇帝议事。虽然距离有点儿远，可是夜深人静，他们的声音还是依稀被风带到了她的耳朵里：

皇帝说：“此番妖言惑众，民心骚动是不得不平的，你身为礼仪之官应当明白，太子生辰之日的祭天仪式献舞不可大意，切莫出乱。”

莫云庭道：“下官明白。”

良久，皇帝才又道：“此番民间恐有乱事，不到万不得已，你且少安毋躁。那人若要有有什么花样就由他去。”

莫云庭身形一顿，利落地跪地行将礼：“末将遵令。”

谢棋在树丛里大气也不敢喘——皇帝的前一句话再寻常不过，可是后一句话却是个惊天的秘密。莫云庭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被罢黜将军职位了啊……朝野传闻，说莫云庭是纨绔子弟，靠着裙带关系得了个将军之位，横行无忌，惹得群臣滔天大怒才群谏当朝皇帝，把他由将军贬为乐官……可是就在今天晚上，这个两年前的将军却在皇帝面前跪地接令答“末将遵令”。如果莫云庭并非纨绔子弟才被罢免，如果莫云庭仍然可以在皇帝面前自称“末将”，那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别的真相？有多少让人死千次万次的秘密？

今晚要是被任何一个人看到她出现在这里，那绝对是死罪难免！

怎么办？

谢棋心里焦急，脚步却仿佛粘在地上一样一动都不能动，那边的君臣对话她一句都听不进去。良久之后，她才轻轻迈开了第一步，第二步……出了院门后急急奔向内宫。

尚雅庄的事等改天有机会再和他讲吧，来日方长。

数个分岔口上，一句来日方长能让人……第二天，尹槐带来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太子生辰那一日的贺寿舞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祭天舞。跳这舞理所当然只有一个人选，上一次三宫比舞的夺魁者——谢棋。

尹槐坐在案边低眉正色：“这次民乱的源头是南华城的传说，火苗是南华城的仇恨，我们这一次寻舞寻到了南华鬼舞上，居然是歪打正着。”

“为什么还是我？”谢棋愁眉不展，“那么多的司舞，我不该一人独占那么多。”她并非人间绝色，又不是舞艺超群，再这样下去得引发多少女儿家的祸事？

尹槐笑眯眯地道：“这一次南华舞并非我有意安排，而是陛下授意。”

“为什么……”

尹槐的目光渐渐深沉，他盯着她的眼轻声道：“小谢，我当初栽培你不过是因为你有一副和她颇为相像的身形。时间久了，我才发现你是棵练舞的好苗子。”

多少人十年如一日苦练才有的基本功，在她的身上却仿佛是与生俱来一样，只要他用上一些手段强行去扭转它训练它，她就像一片沙漠，无论多少倾盆大雨落下都能吸得滴水不漏。这样的学习能力曾经让他兴奋不已，他明白这样的资质需要在多少年幼的女孩儿中才能挑选出一个，他甚至为她破了无数次例，带她去绿萝山庄，甚至亲自为她去寻剑舞……他一心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可以和舞姬匹敌的司舞，他想再看一次当年燕晗第一司舞的绝代风华。

“跳一下南华。”他轻轻地道。

谢棋乖乖地跳起了南华舞，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心上却忍不住颤动。

她貌丑，他替她找到最合适的面罩；她举止不雅，他把它们强行扭转。他把她的缺陷一点点改去，把她努力培养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司舞。可是这一次她归来，却隐隐有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

他看着她跳完了一曲南华舞。她真的已经学习到了舞的神韵，原本笨拙的肢体动作都已经消失不见，乃至许多神态举止，她都已经和之前的谢棋不大一样。原本的谢棋没有记忆，整个人都是晕乎乎，那一曲剑舞是她最为凌厉的时候，她也在最后收势的时候回到了一片茫然。可是现在的谢棋却好像是被掀开了雾帘的山水——看得出她真的是在控制每一个动作。

如果说原本的谢棋是一个模仿能力极佳的木偶在学舞，那么现在这个木偶已经活了过来，一招一式已经开始有灵气。

她真的可能成长为一个可以和舞姬匹敌的司舞，可他不知为何有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深入骨髓，尤其是在她听他的话摘下面罩的时候。

那张脸伤痕累累，他曾经千方百计想去掉那些丑陋的疤痕，让她变得更加漂亮一些，更加完美一些。而如今听如妃说她的伤口已经开始复苏，他却在看到她的脸的一瞬间反悔了。尽管她的脸上疤痕依旧未退，可是已经有些伤口恢复了平整。而那张已经开始恢复的脸，让他的呼吸都差点儿停滞。

——那是一张可以看出当年舞姬神采的脸。哪怕它现在依然难看，可是有些神采是遮掩不了的。

他最担心的事情很可能真的会发生，她不仅仅拥有和舞姬相似的身形，她甚至拥有和舞姬相似的脸！

“尹师兄？”谢棋被尹槐罕见的阴郁神色震慑，半天才轻轻推了推他，“尹师兄，我这个南华舞怎样？我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却说不上来……你看到底欠缺在哪儿？”

尹槐的神色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阴沉。他道：“小谢，以后不准摘下面罩！也不准再用药！”

“啊？”

“永远不许摘下面罩。”尹槐盯着她的眼一字一句地叮嘱，“小谢，你告诉我，除了我还有谁见过你现在的脸？”

“韩御医和如妃。”

尹槐轻轻舒了一口气，长叹道：“小谢，也许我不该因为一己私念逼你入宫。”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舞姬，可是很多人却希望有第二个舞姬。亲者希望，仇者更希望。恨始终比爱蔓延得久远，倘若她这张脸公之于众……他赌皇帝会因为她的身形像舞姬而手下留情赌赢了，可是他却不敢赌假如她连脸都和舞姬相像，等待她的究竟是荣华富贵还是九死一生，或者是生不如死的炼狱。他不知道这个单纯的毛躁丫头还有没有命活到出宫那一日。

太子生辰终于到来。

这是谢棋第一次见到燕晗的太子：他双十上下，俊秀儒雅，长得和皇帝有几分相像，却比皇帝更加让人想亲近些。她在珠帘后面候着上场的时候悄悄打量上